
明史

明史卷三百三十三　　列傳一百八十四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楨

李化龍　郭子章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嚴嵩聞其名欲調吏部需一見或勸學曾往咲謝曰吏部可謁得耶再遷郎中有商人欲冐支芻糧銀鉅萬屬中官為請尚書意猶豫學曾執之堅乃已尋擢光祿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土蠻大入求平學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曾乃易置將吏招

納降附韃屯田二千餘頃數用破賊功被賞賚三年冬以疾去明年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又明年轉左侍郎穆宗旣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曾故為拱所倚信寓書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恐激事變不利於公也居正怒曰公為此言不過欲僕去耳及拱倉卒被逐舉朝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阼伊始奈何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手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詰居正卻爭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辭以疾自是益忤出為南京

右都御史未上給事中宗弘暹希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曾遂歸居正沒踰年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為右都御史督倉場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萬曆十八年順義子撦力克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進犯洮河朝命尚書鄭洛經畧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明年春起學曾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學曾操履端恪然亦負氣敢任為時望所歸至是兵事棘多推轂者大學士王錫爵亦薦之尚書宋纁謂錫爵曰當今邊才無踰鄭範溪魏公前輩望重必不肯為之下不如俟範溪成功然後用之範溪

洛別字也左都御史李世達亦請姑緩行期錫爵不聽學曾果與洛不合而巡撫葉夢熊助之先是順義之封夢熊嘗坐得罪而學曾亦爲高拱言其不便兩人以順義爲罪首欲逐致討而洛獨分別順逆兩人毁洛玩寇洛已驅順義走火真諸部望風歸款而兩人猶剌剌言戰學曾奏稽力克難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真其言皆采聽道路而朝士爭附和之錫爵意甚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歸宜大款戰未定亟召洛還未幾套酋土昧明安入市堅請增賞學曾氣方盛令總兵官杜桐

神木參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之臨陣斬明安俘馘四百八十餘級奪戰馬襍畜器械稱是學曾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擺言太聲言復仇諸部皆動明年遂助哱拜反自是連歲入犯宣大總督王世揚恐侵入山西奏城河上以備之四鎮無事歲矣拜本降人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麾下多蓄亡命子承恩尤慓悍恐巡撫党馨刻急二月壬寅鼓衆作亂推劉東暘許朝爲長殺馨及副使石繼芳總兵官張維忠自縊詔學曾便宜進討拜勒兵四出取河西四十七城且渡

河東又召松酋着力兎宰僧以三千騎屯演武場把平虜花馬池學曾撤副總兵李昫自靈州渡河収復諸城而自駐花馬池以當敵衝四月辛卯昫與故總兵官牛秉忠進師城下賊戰不利壯士高蓋等三人乘勝先登後兵不進被殺以糧盡引還故總兵官張傑副總兵麻貴以師來會庚戌再攻城承恩將飛騎二千東擾横城焚芻茭已勒精騎伏漢延渠掠糧車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救至得免官軍攻城者多死傷再退師帝用尚書石星言賜上方劍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葉夢熊監軍梅國楨

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戊申
復攻城連戰不下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
約為內應夜半舉火而外兵不至欽使遐齡出召之
亦不應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來奔僉事隨府亦
縋城出後為賊取去學曾乃與國楨計決黃河水灌
城套酋卜失兎莊兎顆來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
池土昧鐵雷為前鋒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
沙拜入遊擊龔子敬敗死學曾檄延綏總兵官董一
元搗土昧巢兎大驚引去八月戊子河決堤壞劉承
嗣復治之丁未着力兎宰僧復入李剛堡學曾方設

備待之而國楨奏先入遂坐得罪先是變初起尚書
石星奏上方畧言寧夏逼近松套恐亂卒召寇宜分
守要害仍諭諸部毋助逆決黃河水灌之詔如星言
下學曾而學曾方遣人招撫留固原十餘日不進帝
責學曾玩寇比李昫進兵靈州又十餘日始渡河西
而松套諸部已先入矣官軍再攻城失利賊益易之
迎故總兵張傑入城至則縶之以求撫而學曾仍為
之請尚書星言逆賊罪在不赦不自縛軍門而紿我
大將入城事在要挾帝大怒下詔切責學曾乃以七
月決策水攻始用星言也既圍困已久又奏賊援已

絕賊糧將盡城中生靈三十萬皆為魚鼈請聽招撫帝不許學曾每夜焚香祝天願以餘生贖一城生命將士雖感其慈而威令不肅莫肯用命國楨具言將心不一彼此忌功若更因循全陝禍且不測帝曰此主帥不嚴之過遂罷學曾而以夢熊代國楨又言倉事隨府從城上羅下賊令四人下取總兵官董一奎遣人往救竟無應者賊於數仞之上取府如拾芥而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兵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筭匿不以聞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帝大怒逮學曾至京而夢熊遂有其功踰月破賊宣捷召見閣臣趙志皋

張佐力爲之解尚書星以下多爲學曾言者國楨亦
上疏曰學曾始開變時應之稍緩臣前請責諸將止
欲振士氣乃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悔恨莫及使學
曾不早白臣將受萬世訾議如松亦言學曾被逮時
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其功帝皆不聽尋有詔奪職爲
民明年敘功復官致仕二十四年卒學曾生平負氣
初開總督之命即上言欵貢非長策欲聯七鎮之兵
以討順義及哱氏之亂聘以招撫爲長策雖任事勞
苦而布置遲緩遂與交訌士氣不振以故爲言者所
攻國楨言遂入然士大夫素高其行但以禦寇灌城

招降三策俱學曾所謂度望實不少損云

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為戶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降貶郃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黃鄉積賊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曆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明年冬進右副都御史改陝西夢熊忼慷喜事用邊才進用然無幹局徒以意氣自豪初聞把漢降比之宋受張瑴郭藥師及火落赤真相進犯兆河自順義王撦力克都督同知卜失兔以下皆聚青海惟松酋著力兔距境自守經略尚書鄭洛以羣

醜方合急之則變速而禍大計解散其黨而夢熊與總督魏學曾欲極兵威以順義為誅首夢熊遺書中朝盛非毀洛且請草順義封號大學士王錫爵以書責之曰事有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者即如公議草順義王封則宣大又為戰塲公能遂策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而異日過河之業誰人任之夫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一則酹酒稱萬歲而止趙營平排佃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訖無斬獲非常可喜之伐今經略之西也欲以空言綴犄首而周尚賓聞之相與目笑以為所操約而所

欲省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令擒酋緩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公又以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之所難而責經畧之所易也今論者謂敵易與得非以經畧水泉莽剌之捷與擒酋之拜首受命耶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敗之古人云君以為易則難者至矣可不三思哉今順義書具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反貽舉國之笑即公他有所聞然堂堂天朝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方今火真雖逸而西陲事重狀酋保川已足令公斃事至於局外規慨請俟廟堂以全邊相付然後為所欲為未晚也

於是卒用洛計驅順義東歸卜失兎母太虎罕同遂爲其子請罪青海把爾戶松山宰僧亦頑輸贖把爾戶者常殺副將李魁然其部卒所爲把爾戶病不知又不助火真爲逆故洛皆許之當是時卜失兎雖爲都督然無純御才而其用事酋切盡台吉又前死不能制馭諸部然洛措置有方諸部素憚其威信望風歸款西陲且無事矣會洛還宣大朝廷殺夢熊甘肅與學曾共事洛去而諸部近邊要賞學曾遽用兵襲殺明安諸部皆貳二十年春遂佐寧夏哱拜反學曾以卜失兎弱而切盡素用事厚撫其妣吉以約束之

而着力兎宰僧等不聽聳言與哱王子為一家卜失
兎莊秃賴亦引兵助之學曾弗能禁也夢熊有膽決
敢任事上疏自請討賊帝深壯之以六月至靈州學
曾合兩鎮二巡撫五大將攻圍一城踰時不能下然
賊勢亦窮蹙而夢熊適代學曾為總督賜敕督戰監
軍梅國楨招拜出降夢熊聞之自靈州馳至以兵誅
拜父子并其麾下二千人皆殺之以為功遂進右都
御史於是切責姚吉率着力兎宰僧莊秃賴等頓首
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夢熊素主學曾議詆鄭洛為
秦檜賈似道至是言款言戰者皆去夢熊獨枝梧知

事勢不易亦為奏請帝責夢熊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意欲如宣大之役款撦力克也而夢熊殊無方畧不能有所設施看牢諸酋及把爾户等求款益堅夢熊不得已乃與廵撫田樂條奏四鎮款戰機宜設兩端以待廟堂自定而尚書石星又謂事在閫外已假夢熊便宜不相遥制由是中外相仗經歲不决松套先颺去明年秋卜失兔率諸部大入定邊自固原直抵下馬関蹂躪幾一月全陝俱震賴總兵官麻貴擊却之而夢熊以功加太子少保又明年切盡從子青把都兔入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

槊之斬首六百餘級而夢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是時把爾戶待命青海且四年矣夢熊尋入為南京工部尚書都御史李汶代之甫二月而把爾戶亦入犯西寧距吉能受封凡二十年而諸部盡解四鎮禍結不息其釁始於學曾而成於夢熊也夢熊品望遠出學曾下而負氣畧同後四年卒官

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萬曆十一年與仲弟國樓同舉進士國樓選庶吉士而國楨除固安知縣地近輦轂難治一日中官詰國楨請狀責於民國楨歡然置酒曰今日為公了此事俄而牒

追民至舊縣怒罵趣鬻妻償貴人責出令日死杖下矣中官大喜少選國楨陰誡吏持金入僞買民婦國楨以金付中官叱令挾婦去民夫婦不知哀慟不忍訣別中官對之亦慟國楨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婦參立悲咽卒毀券而去爲政多權術類此母病卧國樓邸即自固安跨馬入省人止之曰吾以官一易吾母乎擢監察御史會哱拜反總督魏學曾師久無功國楨言賊蓄謀已久外勾西部內引叛人遷延一日則禍滋一日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望素著麾下諸將驍勇

慣戰請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既臨賊必自破帝然之而朝議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國禎復言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當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即有異志亦當在危疑不安之時不當在明主洞察之後臣望陛下斷自宸衷疑則別議調遣信則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如歸命則臣為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為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為士卒先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

累他人也帝以成梁年老命國楨監其子如松軍以往國楨以學曾頗兵玩寇意殊薄之既至寧夏分軍壓城而陣燒燬城樓又決策水攻諸將觀望戰不力國楨飛章論劾於是帝震怒竟逮學曾以葉夢熊代矣賊被圍久城中食盡饑民擁賊求撫賊紿之曰朝廷已許降而諸將欲盡殺爾曹民更惑之國楨乃檄賊以饑民報為治粟賑濟不應民始恨賊於時西部擁衆萬騎從李剛堡渡河距城三十里李如松麻貴擊之國楨亦遣李如樟往寇大敗遁去賊懼求款未決城東西隅為水所浸崩十餘丈降人媲出詣軍言

南城可襲諸將莫敢信國楨曰第往我自當之及城
諸將互讓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國楨大呼
曰軍登矣衆乃畢登殺守者賊退據大城國楨遣南
關民李登往問李氏令殺東暘朝許自贖承恩遂殺
朝甲士周國柱者殺東暘城中解甲開門降國楨整
師而入撫拜承恩令勿疑畏夢熊聞之自靈州馳至
下令盡誅拜等及降人二千國楨奏夢熊貪功殺降
又爲詩譏之夢熊疏辨曰李拜託劉許爲首難待事
成而後居之事敗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狀
仇鉞之功爲謀甚狡奈何墮其計中夫以二千敢死

士級一二日而劉許之黨後集宣俯首待裁決者我將士得意而驕人人思歸其誰與敵臣寧質殺降名以絕禍本雖斧鉞不避國楨本招哱氏欲請帝裁決自以為功而為夢熊所先意甚愠夢熊亦多殺降丁故國楨得以為言朝廷下詔和解之然國楨終不能平初與魏學曾不合至是為之寃訟帝亦不聽論功擢太僕少卿踰年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五年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七千兩以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國楨奇變機警在寧夏時通賊法發城門皆畫

閒特弛其禁許軍中與民貿易嘗曰吾平夏州惟此可言功也初視師閒城頭砲聲地濛濛如乍雨著塵國楨曰子母砲中必有母是砲皆子豈舉砲者不肯為賊用耶後果有內變在大同邊部落遺猜鐵數十觔曰部內山忽產此國楨笑受之命製為劍及來貢求市鐵鑊出劍示之曰此爾所遺鐵也何用鐵鑊為乃首服謝罪國楨曰我以至誠待爾後勿作此狡獪也仍以鐵鑊與之國楨在鎮有恩信延出邊外部衆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偶語娓娓如家人父子諸部皆悍服之所製弓矢邊人轉相傳示號梅弓梅矢云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除知嵩縣年二十胥吏易之化龍陰察其奸一日盡召諸吏置之法縣中大治累遷山東參政入為太僕少卿轉右通政二十二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酋長速把亥其子把兎兒弟炒花舊據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為患而是時寧夏甫定朝鮮松套繼之播州楊應龍亦數反覆財殫力匱然獨遼鎮尤困敝其年四月把兎進圍遼陽朶顏人小歹青福餘人伯言分把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事甫兩月把兎犯鎮武又約

土蠻子卜彥台周把右屯把兎先至吳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一元計曰右屯已有備且卜彥衆强難與爭鋒宜乘其未至先擊把兎把兎敗卜彥可不戰走也因引兵至吳家墳邀其歸路把兎三日不出餓卜彥且至一元計兩賊合勢則我軍氣奪不戰自潰矣因下令退兵而潛師鎮武賊望見空壁笑曰蠻果畏我乎長驅過之未半而伏發賊大敗斬馘五百四十餘級獲駝馬二千擒其將莽吉與氣伯言中流矢死把兎亦被傷明日卜彥果至攻右屯化龍遣副總兵孫守廉率敢死士突圍入城助守賊攻五日以勢孤

醉去於是把兎小歹青卜彦益相結謀把錦義廣寧
後前恥時已歲暮一元慮為所乘發兵西巡以伐其
謀化龍亦留兵廣寧數數西發以疑敵二十三年正
月一元提健卒踏氷渡河監軍楊鎬偕行度墨山天
大雪三日夜士卒氣愈倍出塞四百餘里把兎已重
傷死餘衆驚遁得首功百十級自是邊塞讋服進兵
部右侍郎明年小歹青悔禍款塞請開木市且言忝
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
却之歹青信效既著化龍遂許其請上言開市有五
利河西材木不可勝用利一彼倚市為生必不行掠

利二商民交易官無市買之費利三万青既已効順則長昂炒花之勢漸分寧前廣寧之患亦減利四危鈔既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詔許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後總兵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決小万青遂復寇邊云二十六年朝鮮倭蕩平而播州益亂明年三月起故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徵兵討之播州古夜郎且蘭地唐乾符中太原楊端將兵擊南詔留據長子孫明初楊鏗內附授宣慰使地方千里西北塹山為關東南俯江為池稱西南奧區傳至應龍性雄猜陰狠嗜殺

數從征調知川兵脆弱隂有據蜀之志嬖小妻田雌鳳妻張氏以讒死并屠其家用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巡撫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士大夫不聽詔逮繫重慶獄應龍願將兵報效得脫歸復逮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擊之應龍覆之於白石而誘罪諸苗朝廷命邢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難窮治因就招撫應龍再得脫益橫所居僭飾龍鳳令部人稱其子朝棟為後主益結生苗為羽翼奪五司七姓地并湖貴四十八屯以畀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自是諸苗皆樂為

死兵盡精悍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瓏之六月破綦江叅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戰死盡掠資財殺老弱者投屍蔽江而下偽軍師孫時泰請宜取重慶擣成都而應龍遷延不進聲言爭地界猶異曲赦如曩時化龍初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為好語縻之帝聞綦江破則大怒追褫前撫臣職賜化龍劒假便宜討賊化龍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十一月賊焚東坡爛橋湖貴路梗明年正月焚龍泉都司楊惟忠遁去化龍疏叅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尚文緹騎逮治童元鎮劉綎皆革職充為事官諸軍大集將士皆

李化龍乃殺重慶大誓文武二月丙戌分八道進兵
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劉綎自綦江
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
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為也比戰大敗諸路捷音相繼
應龍頓足歎曰吾破綦江用時泰計直取成都劫蜀
王為質何事不成坐失此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
化龍詰之安疆臣斬賊使由是二氏交絕綎兵入婁
山關直抵海龍囤陳璘安疆臣兵亦至賊勢急父子
相向哭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
以綎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綎械其人以自明八路

兵皆會四下築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丙子挺身
先士卒破土月二城應龍窘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
戰諸苗皆散去無應者起提刀巡壘四面營火燭天
季皇長歎謂妻子曰各自為計不復能顧若矣與二
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子皆被執詔磔應龍屍并
子朝棟等於市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
龍而絕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隸川貴化龍初
聞父喪朝廷以金華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
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
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

呂梁之險再以憂去未代以平播功晉兵部尚書加少保三十五年要起戎政尚書是歲松套亦歸款諸邊略定惟遼左益危河西插漢河東宰賽又東為海建無歲不用兵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脩欲振刷積弊而是時神宗倦勤朝端水火政事悉置不理兩京內外六小諸司缺官幾半天下兵部自二十七年以後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幾尚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扶挈老幼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閉輔臣言兵部尚書

惟化龍一人何以應卒帝亦不報也邊士能戰者不過二萬其餘皆老弱而帝方黷貨無厭稅監高淮肆虐十室九空邊人切齒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言甚切至且言遼左之患獨在建州將并北關以圖開原帝皆不報遼事益不可為矣其時劉九光為職方郎中佐化龍籌軍事諸所條奏悉中機宜化龍深倚之部事益理以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三十九年十二月卒年七十謚襄毅贈少師加贈太師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綎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可用綎遣使賫

金帶遺之化龍奏辨不避而不沒其功恩威並著故綎為盡力尤加意還左而時方泄泄不能有為化龍亦遽發其開泖之功為漕渠永利詳河渠志九光顯州人起家進士歷知清豐邢臺二縣並有聲入為職方主事終雲南左布政使以政事稱

郭子章泰和人隆慶五年進士能文章尤精吏治由建寧府推官累遷至福建左布政使皆有政績萬曆二十七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軍務與總督李化龍共滅楊應龍化龍奏善後事宜改所屬五司為流官子章亦上疏曰五司之怨毒於楊

應龍也久矣平其丘隴妻其婦女奪其官秩焚其室廬戕殺其父兄子弟其形諸奏牘止以復讐之故欲改土為流然朝廷合三方之力費數百萬金錢豈獨為五司復讐計哉夫五司與應龍同類也昔應龍強而五司弱則五司以窮歸我應龍以索五司之故東寇西擾業已貽害邊民今應龍滅而五司復強復有如應龍者出弱肉強食又將為邊民之害虎狼不可為鄰蛇蝎不可與處且當日起釁實在五司費國家數百萬金錢虔劉數十萬百姓貽害將士死傷百餘人而彼安然襲職享社如故凡我被害邊民之子孫其

誰與之竊按鎮遠龍安新貴改為流官其土官俱易以文銜既不失朝廷興滅繼絕之意又不釀昔日以強凌弱之禍如此庶流土相安邊圉允乂矣從之先是水西安氏與楊氏世為婚姻聲勢相倚衆疑安氏助逆欲併勦之子章撫之為用破賊有功播州既設遵義平越二府所屬儒溪沙溪水煙天旺四里已為安氏所占化龍議歸遵義會憂去後總督王象乾復清出百餘里皆播地為水西所占者象乾謂嘉隆以前占者姑與水西近時占者當歸遵義而水西爭之不已子章素厚安氏與象乾不合乞休不允復上疏

曰方揃逆初呈臣上遵朝旨中受樞畫下同前督臣議謂當攜安楊之交以間之用安氏之力以傾之臣與種臣盟頒示賞格許以爵土已而大水田之捷桃溪衛之焚燬得其力其後遂大合羣策破囤滅賊種臣即不敢希冀寸土而今復令割地是為楊氏復讐也按察使楊寅秋亦附子章爭論五年不決二人皆寓書於化龍時化龍已起服總理河道上疏曰賞格所謂分土者謂不藉朝廷之力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食之費騷動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腹背之毳毛猶且多支軍餉優議敘錄此亦何負於彼乃

復婪我土地此一舉也止為土司管家事乎朝廷不聽竟如子章之言三十二年追叙播功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時用兵之後瘡痍未起庫藏虛竭自興隆至普安上下三千餘里都清新鎮二道貴陽思州銅仁三府缺官未補於是仲苗阿倫阿牙等盤踞貴龍平新間及水硍山苗為紅苗羽翼數出為盜明年子章請於朝命總兵官陳璘布政使趙健分將土漢兵二萬斬獲阿倫等十二人降其衆萬三千三十六年朝議征紅苗子章以為不可疏言紅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遺種也唐虞班

師振旅舞干而後格高宗三年克之孔子以為憊東漢之初馬伏波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因於壺頭而卒即今沅陵東也本朝嘉靖間大征始庚子終癸丑歷十四年而後定總督張岳竟卒於沅此皆往事灼然可鑒者也假令苗實破城殺吏負不赦之罪亦難以此為解令雖出沒不時然未嘗據城以叛也重則堵勦輕則追捕嚴加防禦不致蔓延法如是止矣必欲動大兵臣未見其可也黔小國也今年征播明年征皮林瘡痍未歸帑藏空虛朝不謀夕以朝不謀夕之時而欲鋤唐虞以來未殲之危不可謂

智朝廷西征東討計費金錢千萬而獲施之銅苗捐有限之財與得已之役不可謂忠播州戕殺生命不下三萬皮林不下萬餘今紅苗賊衆十萬少殺之當如皮林多殺之當如播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傷天地之和氣以釀凶年不可謂仁今臣議罷征止銅仁人謂臣不武耳夫權禍莫若輕權福莫若重臣以一身蒙不武之名而猶得免不智不忠不仁之議臣竊甘之疏上乃止子章撫黔十餘年致政歸萬曆四十年卒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子章於書無所不讀尤精於易督四川學政時與舉人來知德談易相友善薦

於朝授翰林院待詔世多稱之

論曰寧夏變起倉卒謀非素定學曾不以此時捲旆渡河逼城而壘方且按甲固原計畫招撫彼有子度外連吳蜀之勢我無仲達急趨上庸之謀迨徐議水攻將士解體功之弗就非不幸也楊氏竊據播州負嵎已久化龍初纔行以集其勢繼疾進以挫其鋒處女脫兎其是之謂乎然當時內變雖弭外患方殷西鄙騷然東事日棘而綢繆桑土之計且置若罔聞天之方厭無然泄泄可為長太息者矣

明史卷三百三十四　列傳一百八十五

沈節甫　臧惟一　李頤
王汝訓　孫維城　夏良心
郭惟賢　胡桂芳　王國
萬象春　王繼光　鍾化民
石崑玉汪道亨　周孔教　劉一焜

沈節甫字以安烏程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歷祠祭郎中高拱為尚書性卞急以事詰責諸郎甚厲節甫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使掾史以故事白拱不懌有詔建祠禁內令黃冠祝釐節甫

持不可拱帷失帝意恚甚節甫遂移疾歸起光祿丞
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曆初召爲尚寶丞進少
卿尋出爲南京尚寶卿自初服官秩六品至是十九
年始進二秩又居之留都人頗嘆其淹滯節甫殊安
之適張居正迎母侍養道南京公卿傾國迎送節甫
獨不出踰年遂致仕歸十五年言官交薦始起南京
通政參議歷南京太常卿疏言薦新諸物國初本取
諸畿內今遠致數千里外安得謂新徒擾郵傳飽中
人橐耳請改之北地便不聽遷大理卿擢刑部右侍
郎皆在南京二十年召爲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

高舉言節甫素負難進之節士論稱賢今一歲三遷
殊嫌躐進宜與休沐吏部以節甫有物望然御史議
是時經費不支中官日誘帝興作織造亦益繁節甫
憂之奏言今節愼庫所貯不過九十餘萬而歲出溢
於所入者且十五萬不數年帑藏盡矣宜及時省浮
費核虛冒停止一切興作又言江南兩浙歲比不登
公私交困織造當寬減疏數上獲減五之一未幾復
傳造蟒紗三千疋節甫復援四方水旱以請亦減三
之一又以江西歲祲造磁器爲民累疏請停罷不允
自節甫署事數有執爭中人憚其鯁正不敢屢撓閣

數月始一傳奉節甫輒持之多不報節甫引祖訓言凡內官傳旨諸司具疏覆奏再得旨然後施行今覆奏不得旨其不可行明甚疏入帝亦不報也然竟節甫在事節省為多故事商人預支金錢多奸弊節甫力禁之有王蓋臣者挾貴近人居間節甫怒詈之言官不察謂不宜重困商人節甫慍曰吾以法杖一奸商何至煩白簡遂直疏其狀且言法不可撓寧罷臣毋令預支損國帑帝乃下詔嚴禁焉是時治河議起廷臣紛紛上便宜節甫謂大役所繫不可逞臆求勝疏言河之為患以河身日高也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

出其憂在祖陵高在鎮口則牐水無所洩其憂在運道臣謂今日之策疏治河身上也開腰舖使黃水讓淮以安祖陵開歸家莊使洩牐水以保運道次也舍此而安更置是為無策今議者紛然多不可行請一切罷勿覆報可已而韓莊後浚漕舟得安流而腰舖以倭警暫止祖陵之水果不得洩帝怒為更置河臣人乃以節甫言為當二十二年父憂歸不復出久之卒贈右都御史天啓初賜謚端靖節甫為人貞靜淡素當官任事不辭勞怨嘗曰人臣須挾真為國家之心不問毀譽恩怨而後可任天下事又曰吾官旦夕

可去則能不負官朝廷有不可輕之大臣則能重朝廷人以爲不愧其言三子淙舉人蘓州同知淮演同年進士淮官至大學士自有傳演南京刑部尚書淙子棨萬曆末進士爲職方郎有聲崇禎中官右僉都御史廵撫宣府節首第之喩亦舉進士官禮部主事臧惟一字守中諸城人嘉靖末舉進士授宿松知縣調太湖擢戸部主事改吏部歷文選郎中萬曆初張居正柄國銓司遷除惟命獨惟一不徇意指歷大理少卿平反疑獄數十人累遷順天府尹歲值編役奏行寬恤十事民力爲蘓權貴請謁多格不行十二年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明年旱奏請蠲賑以諫麒麟忤旨又明年遂乞終養歸里居十三載給事中吳嶽秀御史茅國縉交章論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治戰艦核士籍戎備修舉工部請馬價二十萬助河工惟一以留都重地馬不可減抗疏力爭得留其半嘗兩考以病辭得請歸焉惟一為人廉直議政務引大體居鄉以厚德聞病革戒子弟曰勿以捷徑附權要勿以貪黷損家聲勿以貴倨凌鄉曲人爭傳誦之卒贈南京工部尚書子爾勸爾令爾勸字仲升萬曆二十年進士由禮部郎中出為陝西提學副使

累遷廣東左布政使四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寇大舉入犯設伏賀蘭山下誘之萬弩齊射寇大奔斬首數百級光宗立召為戶部右侍郎天啓初致仕尋論寧夏功即家進兵部左侍郎廕子錦衣世百戶卒贈尚書爾令天啓二年進士除元氏知縣舉卓異進工部主事歷畿南道副使以病歸崇禎十五年城破死之

李順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博習典故負才名萬曆初擢御史時同官胡涍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雒遵相繼獲譴順抗疏申救不聽清軍

湖廣廣西請免土民遠戍秖編旁近衛所充伍制可以忤張居正父出為湖州知府豪族横恣顒懸繩以法遠近懾服民為立祠遷蘇松兵備副使太湖盜起僭號改元顒陰解散其黨縛渠魁戮之居正抑其功不叙再遷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鈇且得罪顒為白其冤而密謀殲首亂者事遂定以毋喪歸先是顒官蘇州王錫爵王世貞並里居好神仙説有忌者齮齕之幾得禍顒時過從慰問兩人心德之及顒還朝錫爵方柄政將度次用為巡撫顒不可請得循資平進遂以故官涖陜西進河南右布政使二十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頤素有智畧習邊事措置皆當三載叙勞進右副都御史尋以平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是時長昂鴛鴦時近塞要撫賞頤設伏擒其心腹小郎兒等七人賊遂讋不敢肆已別部酋伯牙入犯督將士次之羅文谷進左侍郎久之以青山口却賊功賚銀幣先是朝鮮中倭四方戍卒征調召募過薊門者歲數萬人糗糧甲乘無不立辦事寧叙功進右都御史畿輔災奏發天津德州臨清倉儲各十萬石以二十萬平糶餘貸貧民時礦稅使者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駐保定張燁駐通

州皆恣睢為民害頃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
祖宗二百餘年封培甚固一旦開鑿必損靈氣即使
公家秋毫無費民間市肆不驚亦不容專寶金玉弗
顧根本矧得弗償失利弗勝害乎又疏言畿輔地既
荒瘠歲又凶災而勅使誅求不遺纖胥閭閻愁嘆計
不聊生勢必起而為盜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於輦
轂之下臣所大懼也已遼東稅使高淮惡山海同知
羅大器彊項誣劾之頃復抗疏言内監外僚初無統
攝饑郡佐貳事寄不尊安肯呢訾宦寺之前且遼陽
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為有司將無遺類陛下

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之手朝奏夕報如
響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為名何況無辜暴加
摧折皆不報順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雖機暴然
憚順廉正畿民賴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
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築決口下疏故道為經久計
甫兩月以勞嘔血卒贈兵部尚書順有勵行仕宦三
十餘年不置侍妾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心甚甘之初
為御史首請祀胡居仁於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
希祖幼且貧字以女養之於家眾議賢而早卒以己
蔭畀其子鄉人稱焉

王汝訓字師古聊城人幼聞里師所言惟在溫飽輒
為文正之且以自厲師慚謝去舉隆慶五年進士除
元城知縣遷善懲惡豪右畏服萬曆初入為刑部主
事改兵部盜入其室發篋僅敝衣盜羅拜去累遷光
祿少卿吏科都給事中海寧陳與郊者大學士王錫
爵門生又依附申時行頗恣橫汝訓抗疏數其罪言
與郊今日薦舉明日薦監司每一疏出受賄狼籍
益其機械足以設詐濟貪其博辯足以變白亂黑其
媟媚足以巧伺深結部臣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
徼之外勢焰熏灼傾動中外臣誠不勝憤即吏部尚

書楊巍亦嘗語侍郎趙煥謂與鄒誠小人乞速罷譴以快輿論臣又惟科道以言為職乃默默者覷諤諤者然是明尊之不言而禁之言也且負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劍此何為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祇言者不論邪正模稜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勅吏部日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毋好諛醜正庶國是定朝政清當是時巍以政府故方厚與鄒閩汝訓言引己且刺之則大恚奏言臣未嘗識與鄒汝訓

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分布塞下以功累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酋安兎恃其勇挾市龍門曰請以鐵騎五千待命關下維城請於督撫革其市賞而遣譯使責之語中窾要遂歛戢不敢肆尋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與廵撫王象乾協心釐飭歲省市賞鉅萬久之政廣東左布政使爲軍民奏留二十九年拜右僉都御史廵撫延綏先是套酋把順罷貢市者十餘年嘗一貢馬酬之以直後獲松山拓地築邊諸酋恐益肆侵軼延寧兩鎮累敗之由是款絶至是吉囊卜莊等悔罪乞款趾錯於道已聞廵撫王見賓當去官裒

請益切見賓乃召諸酋集塔下責數之許開於朝諸
酋叩首聽命在寧夏者曰著宰赤揹刀為誓巡撫楊
時寧期以一年無犯方許貢市一年酋亦唯唯兩鎮
交奏乞下廷議兵科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
毋中制帝許之於時維城方代見賓時寧亦遷去以
黄嘉善代二人與諸酋再申約束止如故頒維城又
條上善後六事自是西陲數事復堅初維城在宣府
與總兵官麻承恩不相能及是承恩亦移鎮延綏一
日維城見城外積沙及城命發餘丁除之承恩紿其
衆曰食不宿飽何除沙為且塞上沙可盡乎卒遂譟

於軍門維城曉之曰本除城沙防殺耳豈謂塞上沙耶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求罷爲給事中鍾兆斗所論兵部言維城無罪當治譁卒爲首者帝乃慰留維城治譁者如律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槖僅俸數金相與賻而歸其喪

夏良心字宗堯廣德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精於法比出爲湖廣僉事與參將鄧子龍討平苗賊金道侶賚銀幣改山西參議礦賊張清嘯聚萬餘人良心開示恩信次第撫定遷浙江副使海水溢没民廬良心循行捍築民無失所累遷江西左

布政使庫有羨金令充宗祿不自名一錢萬曆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中官李道潘相領礦稅道駐湖口相駐南昌皆憚良心方嚴廣信銅塘山與浙江福建地相錯延袤七百里六盜葉宗留鄧茂七嘗巢其中後遂禁民樵採至是相覬以為利疏請採木佐大工遣奸人陸太等召商於上饒上饒民群聚毆太幾死知縣李鴻佯言收太乃得免良心遂列上不可狀未報念事難口舌爭獨可以計沮乃授意知府邀相入山按視而陰戒導者故紆行深林叢棘間重趼蹩躠累日乃還相憊甚遂不復言採木事

泰和武山產石膏利至纖胥相亦欲開採良心復奏罷之先是稅使至令所屬十三府歲輸課十五萬良心力爭於朝不得則請留其半賑饑而所輸之半率皆諸司無名錢一不以累民是時稅使四出諸方騷動民蹙蹙不聊生而江西獨晏然良心力也良心忠誠廉慎為巡撫六年就加兵部右侍郎踰年卒遺疏請罷礦稅錄遺賢甚切巡按御史徐元正上之朝且述輿言請建祠賜額詔贈兵部尚書祠曰褒德

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曆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南京御史劾祭酒戴洵不稱職洵坐調十年張居

正既死諸忤居正得罪吳中行趙用賢等猶未召錄會皇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援諸臣故秩於時馮保猶用事惡其言謫江山丞頃之保敗帝用御史孫繼先言錄用中行等因還惟賢故官惟賢遂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燿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炌坐罷去未幾薦在籍諸臣堪大用者侍郎王錫爵光祿卿賈三近孫鑨太常少卿何源巡撫都御史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參議詹仰庇皆獲名主事董基以諫內操被謫惟賢抗疏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論救

帝怒奪偉有差惟賢尋遷戶部主事歷順天府丞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明年寶慶長沙荊州襄陽大水議上改折緩征蠲免賑恤四事悉報可先是景王封國德安所賜土田山澤倍諸藩已而國絕賦額猶在及帝弟潞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帝為奪監司以下俸責撫按奏報甚急惟賢上疏言景府賦額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體陛下親親之誼為王履畝度之實增賦二萬五千有奇非復如往者虛數而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潞去楚遠每徵賦府中人至誅求為民累莫若徵之有司轉

輸路府爲使臣又按會典凡皇莊及勳戚官莊遇災
蠲減悉視民田今襄漢水溢室廬漂沒王之佃民流
亡過半而王不加卹賦將安出請得蠲除如例又言
長沙寶慶衡州三衛軍遣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
且遠戍廣西終歲行役瘴癘交侵生還無幾臣請三
衛之在武岡者分爲兩番迭戍而罷其戍廣西者帝
並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興邸舊賦請罪潛江知
縣及諸佃民有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陛下命臣撫
楚楚事臣無所不當問今且令中官問而臣等爲之
勾捕臣實不能臣知守法而已不忍以災禍遺黎付

之刑餘之手也帝直其言而止尋請以太和山香稅充王府禄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啓聖祠詔皆從焉二十三年入為左僉都御史奏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繫臺員不宜久缺已復言今天下多故乃自大僚以至監司率有缺不補致中外政務日以廢弛宜及今搜訪巖穴共濟時艱且雷霆之怒不終朝今廷臣建言獲譴者不下百餘人言雖忤旨志實效忠奈何一辱泥塗遂爾永棄尋遷左副都御史疏請早建皇儲慎簡輔弼亟行考選盡下推舉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户部左侍郎

未上卒贈右都御史天啓初謚恭定
胡桂芳字允垂金谿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杭州推官
以清嚴爲吏民所服入爲武庫主事歷武選職方郎
中遷山東僉事倭陷朝鮮登萊震恐桂芳鎮之以靜
再遷湖廣右參政榷稅中官憚桂芳銘嚴爲之稍戢
時方討楊應龍贊總兵官陳璘軍戰數有功已應龍
死其妻子出降於璘大帥劉綎怒欲奪之桂芳爲解
於監軍魏養蒙兩軍遂安從從巡撫江鐸大破皮林
諸苗遷廣東按察使專視海道論平播功加左布政
使三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代郭子章巡撫貴州時

承用兵之後一意養民財力與之休息總兵官馬孔英先以黃柏山苗為患欲因建營調兵襲滅之事洩為苗所敗匿不以聞嘗誘獲苗酋右阿四詐稱陳禽又以通苗誣將士擅殺數人桂芳糾發其罪孔英罷去全苑安撫土舍全大章與其黨葉三等為亂遣兵擊破之大章震懼求納地桂芳因上議改為廣順州設流官撫治而以大章為土官知州不治民事一方遂定初普安衛指揮王嗣統單騎追苗賊為賊魁㟮業阿稚所害守臣以地險黨衆未可猝除許之歸款二酋益肆桂芳乃集兵討之斬馘二百餘人招降百

餘砦召為南京工部右侍郎旋改督河道以疾歸崇禎中卒謚忠端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出視畿輔屯田持法嚴清釐成國公朱允楨等所侵地至九千六百餘頃張居正疾篤疏薦其座主故禮部尚書潘晟入內閣帝從之國與同官魏允貞雷士楨及給事中王繼光孫瑋牛惟炳張鼎思抗言不可卒寢前命已極論中官馮保罪且言居正既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襦五黃金三萬白金十萬悉居正子簡修躬齎至保邸而保揚言陛

下取之誣汙聖德因發曾省吾王篆表裏結納狀當是時國疏自外至與李植疏先後上帝已納植言罪保植遂受知於帝而國亦由此名聞中外還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向海瑞胡直顏鯨魏允貞皆堪大用時論以為當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起掌河南道時將京察首輔申時行欲寘所不悅者十九人於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獨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一日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示之曰諸人亦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

何罪罪獨忤執政耶天日監臨何乃出此語允登意不可回國怒奮前欲毆允登走國環柱逐之爲仝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者並獲免久之以故官蒞山西改督河南學校遷山東叅政所在以公廉見稱召爲太僕少卿復出爲山西副使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廵撫保定歲凶民多流移國屢上寬恤事宜民賴以濟大盜劉應第董世耀聚衆稱王剽刼遠近督兵討滅之三品九載滿進右都御史廵撫如故國爲人剛介有威與吏部侍郎圖並負時

望爲宵人所忌乞休歸卒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南京工部主事丁惟誠權木蕪湖有貪聲旣考覈象春並尚書沈應時劾之惟誠坐免尋劾延安巡撫宋守約不法亦罷去皇女誕生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佐費象春力諫不聽累遷禮科都給事中時鄭妃有盛寵而帝耽於酒象春因慈寧宮災疏言修省急務無過保聖躬動靜食息快意過情非愛養節宣之道也昔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遂推之威而遠之儀狄作酒禹飲而甘遂疏儀狄

此古人盛節陛下宜以爲法報聞時宗室繁衍歲祿
不繼象春建議變通會河南巡撫褚鈇亦奏其事帝
即命象春遍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
春抵河南方集撫按諸臣大議而周府郡王將軍中
尉疑鈇玩出宗正睦㮮意群毆睦㮮幾死象春不爲
動徐議其事且以狀聞帝爲奪諸人歲祿而象春復
以次詣秦晉諸藩已而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
宗藩安焉還朝言鴻臚用雜流非故事請易以士人
王府官宜慎簡許令叙擢不納真人張國祥乞三年
一覲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詔

許后父永年伯王禧乘肩輿象春復言勛臣戚畹不
得乘輿祖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以兩宮
太后之父衰白受封始賜肩輿近定國公徐文璧以
班首重臣嗣爵歲久故亦蒙殊典今禧未可遽比三
人請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廟帝齋宿宮中象春
言齋宿當在便殿不當於內寢帝怒停俸三月已因
災異修省率全官陳四事言外吏貪殘當付撫按論
鞫毋遣緹騎逮問致道路驛騷宮禁邃密不得宿重
兵生意外虞廷臣建言貶黜宜聽吏部序還不當嚴
旨頻責致直臣永棄宮中府中不容異視內臣有犯

請付外廷按治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至計其請復建文年號加景帝廟謚尤為時所稱十三年出為山東叅政歲凶妖賊郭大通乘機為亂計擒之歷山西左布政使三関歲餉倒解司轉發象春檄所屬徑輸之邊勞費大省二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廵撫山東時倭躪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象春內拊軍民外供餽遺應機立辦中使陳增以礦税至比户騷然象春抗疏極論福山知縣韋國賢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護之增遂劾國賢阻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奪象春俸象春慨然曰是賢令也

我終不令令獨去我獨留遂引疾歸三十八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王繼光字于善黄縣人萬曆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年擢戶科給事中劾工部尚書曾省吾十罪省吾坐罷明年春劾兵部尚書吳兊結納權閹兊尋引去遷禮科右給事中巡視庫藏言金花銀歲增二十萬非祖制宜罷不聽十三年以天下鄉試多弊請令京官典試遂為定制其秋宣大總督鄭洛以閱視叙勞加太子少傅廕子錦衣世百戶兵部尚書張佳胤以下予廕有差繼光上言邊圉無警諸臣謹凭鑰繕城

堡其職也何足言功而邊徼延世之賞倘交鋒刃當矢石又何以加之臣考萬曆三年恩例不過獎勞賚金幣而已迨至七年始崇其官階廕以冑監然彼實營而得之不謂今日踰濫至是請一循三年故事諸臣官廕悉令辭免帝善其言命自今毋妄序十六年詔收淨身男子二千人入掖庭繼光力言過濫不聽明年請發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官帑易粟備荒蘇松諸府大旱太湖成陸江北浙東道殣相望繼光及御史陳禹謨等連章請恤帝俱報可以戶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二十年冬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捐

幕府公貲二千金佐軍需播首楊應龍謀亂奉詔討之師失利事方行勘會繼光遣使以幣物遺光後延茶御史王象蒙徐彥登道內黃爲知縣徐成楚所發成楚適行取入都具以聞三人並調外繼光尋以拾遺落職家居好行其德爲族黨所懷久之卒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年十六父爲仇家所中化民力訟得雪舉萬曆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異政歲旱步禱雨立應御史安九域延行諸邑所在持枯苗告災獨惠安有秋異之已屢知化民治行薦於朝以俸未及期教知樂平治復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倬

王慎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視陝西茶馬奏言邊塞
土寒無他產獨畜馬為業今慮其闌出特為厲禁於
是民間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而公家緩急亦無所
資請自今聽踰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斯公私交利
又言養寧夏乏餉歲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
司乾沒濫徵之民民用重困請以墾田所入粟補之
永停徵派俱報可尋巡按山東歲旱蝗疏請蠲賑先
發後聞坐寧夏時事為尚寶丞周弘禴所劾調行人
司正累遷儀制郎中瀋王珵堯以支庶嗣國請封其
庶子為郡王帝欲許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

虛名令得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陛下視濬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慮妨豫教乎帝頗怒以化民辭直無以難尋進光祿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廷議擇才臣賑之遂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以行化民馳至擇良有司遍諸村落分金授粟病者哺且療之畀死者棺贖還鬻子流亡者續食歸其鄉民旣得所乃給牛種勸蠶桑設常平聯保甲荒政具舉民大悅既竣事繪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

河群賊嘯聚至數千人道路為梗督兵破之時方有采礦之役抗疏力諫化民為人短小精悍多智計居官勤厲敢任故所歷有聲至是念中州人德已益施惠政數月間徧歷八府延見父老勞問疾苦民益喜竟以勞瘁卒官士民哭之若喪所親相率頌於朝請建祠奉祀詔贈右副都御史祠曰忠惠

石崑玉字汝重黃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饒州知府以才調蘇州清勤愛民歲饑畫策賑濟民賴以安大學士申時行其座主也時行子用嘉里居其舅吳之楨者倚勢奪人產且擊折其股崑玉捕

之急之楨屢用嘉所崑玉躬往索之立論如法巡撫
李淶聞而大駭亟劾崑玉帑藏不清遂落職侯勘士
民數千人相率詣淶訟冤不得已下其事推官推官
盡白其誣時行亦手書慰謝會南京御史李用中劾
時行并及崑玉被誣狀時行迫公議起崑玉知紹興
亦有惠政居二年移疾去時官鹽積輕部議欲重其
體貌起崑玉山東副使領鹽運司事至則移文牒爲
巡鹽御史鹽法副使所駁遂棄官歸家居十餘年以
大學士葉向高薦起福建右叅政四十一年舉治行
卓異廷謁時吏部尚書趙煥問誰爲石蘇州者既見

嘆曰公古人也懷公久矣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與總督涂宗濬宣府巡撫汪道亨協策定順義王卜石兎之封進右副都御史時儲位難定福王尚留京師崑玉上疏力請之國或謂此何與邊臣事曰臣子誼當憂國寧以內外異視耶涖鎮四年威惠大著以疾歸熊廷弼經畧遼東謁崑玉請教誡曰君不須讀霍光傳正當熟復嵇康傳耳蓋知其不能免也年八十九卒於家子有恒萬曆末年進士除遂安知縣從長興天啟四年正月朔太湖賊突入其城有恒被執不屈死贈太僕少卿謚忠烈道亨懷寧人萬曆十

一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泉州知府舉治行卓異進福建副使累遷廣東右布政使平欽州賊有功三十八年吏部尚書孫丕揚奏舉天下廉吏道亨與馬政陝西為左入為應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封事成加兵部右侍郎繕修亭障撫輯屬夷塞上無警道亨吏事彊敏其操行與崑玉埒涖邊六年卒官天啓時群小為東林同志錄寀授魏忠賢道亨已沒猶與崑玉並列焉

周孔教字行再臨川人萬曆八年進士歷知福清臨海二縣入為御史洮河失事追劾前總督郜光先甘

薊巡撫李廷儀養寇貽患且言副使錢楷李丁非邊
吏才時光先已死詔奪其誥命廷儀調南京而楷等
落職出按河南崇敵風教表章先喆改督畿輔學政
以憂歸還朝會日本封貢事敗勅使李宗城逃歸石
星猶固守前議孔教抗疏極論之且曰東事之始首
輔趙志臯不顧宗社大計引用同鄉宋應昌惡御史
郭實有言排使遠竄今又力沮群議附會石星乞與
星亟賜屏斥已再用師朝鮮戶部侍郎周思敬獨言
用兵事重不當疲中國事外夷孔教謂邪謀誤國力
詆之又論右都御史李春光不堪宥戎政諸人並乞

罷帝留之再督畿輔學政推太僕少卿時軍餉乏貸
馬價百萬孔教爭之曰太僕之銀即外廐之馬也無
事徵銀有事市馬今諸司歲歲借支帑竭馬亡何以
待變帝然之三十一年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蘇州諸府中使劉成出榷稅行旅苦之以孔教言得
量減戶部議漕粟折直徑輸邊鎮孔教慮病民奏止
之歲大饑列上蠲逋發粟緩征弛榷十餘事又請折
漕粟百五十萬石留關市諸稅二十餘萬並報從方
俟命先發廩賑貸且括公帑羨金遣人赴荊襄易米
自是方舟相濟米價頓平是歲吳雖饑不害孔教爲

人平易近民所措置靡不當吏民立生祠祀三十六年
進右副都御史改督河南道未上被劾遂累疏乞休
歸久之卒

劉一焜字元丙南昌人父曰材進士陝西左布政使
一焜與弟一煜一燝全舉於鄉尋舉萬曆二十年進士
授行人久之擢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佐侍郎楊時
喬典京察斥執政私人殆盡已改文選銓叙無私遷
太常少卿以憂去四十二年申故官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鎮海寺於普陀山一焜
偕巡按御史李邦華上言此山居寧波海外南通日

本往方國珍常據此為亂故高皇之世籍其人而火其居逮嘉靖中倭寇亦嘗據此遂毀其寺禁民耕販令不宜以奉佛故釀封疆禍弗聽織造中官劉成卒一焜慮帝遣代屢疏止之已得請矣會中官呂貴奉命護成遺裝奸人紀光先輩遂詐稱機戶請留貴督理織造疏不由通政直達禁中一焜與邦華交章極論其罪帝竟如光先言命貴代理一焜復疏爭且發光先贓罪不報貴既受任條列十事多侵撓公私事一焜抗疏駁正且禁治其爪牙貴為歛威倭寇犯寧波台州急調將士禦却之築龕山海塘千二百丈水

不爲災濟獲餘杭南湖鄰邑皆仰其利一焜清約簡樸居官持大體爲廵撫七年部內稱治雅好王守仁學設虎林會講日偕學者問辨諸生抑之或攀輿而叩亦酬荅無倦外郡小邑皆增置學田時朝士方惡講學而一焜又峭直任真不能諧俗時至負謗御史沈深遂誣訐其贓私踈雖不報一焜卒自引去家居敦行義讓恭自下戚黨尊者忘其貴相見率呼名焉卒贈工部右侍郎一煜與一熼同舉進士授光州知州有惠政終兵部員外郎一熼大學士自有傳一煜子鳴謙亦舉進士爲池州推官

論曰諸臣厲節砥行不畏彊禦所悉必有癹蹟遺患在人或吋當建白即批鱗逆耳無少慄避其亦可謂真大夫矣